

戚本禹同志在矿院讲话(节录)

1966.12.24.

你们给我来了信(指红卫兵)讲矿院红卫兵抓两条路线斗争抓得不够。这个意见应该考虑。江青同志讲了,要抓两条路线的斗争,党内一小撮人从解放以来,一直在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,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大多数同志一直坚持革命路线。文化大革命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。十月革命解决了如何由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到社会主义国家,但没有解决如何巩固这个无产阶级政权,这是解决了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头等重要的问题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,而且要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搞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。这是根本的问题,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,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问题。

两条路线斗争问题,高潮是62年,有人公开提出“三白一包”“三合一”,因为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。上次我在二司也讲了,如果那时不是毛主席在掌舵,而是由过去的“大副”(刘少奇)掌舵,那我们的国家很快就要变色了。由于我们伟大的舵手掌舵,经过了惊涛骇浪,我们还不知道,正如我们睡在毛主席掌舵的大船上,在我们睡觉时,我们国家经过了很多险浪,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舵手的重要性。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是解决接班人问题。当然我们今天很高兴,我们选出了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同志为接班人,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有了保证。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、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问题。要关心两条路线的斗争,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,要投入到我们学校的斗争中去。要从我们学校的斗争中看到两条路线的斗争,要立足矿院、放眼世界,我们矿院的斗争也关系到世界革命,为什么那么

多人如此关心你们的斗争？资本主义国家有一记者还有一点阶级敏感性，因为他也嗅到味道不对头，所以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矿院的、煤炭部的，中央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。

林彪同志讲话已决定印发，给红卫兵学习，那里边也把刘、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，所以我可以讲这个问题，他们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从矿院的斗争还可以看到两条路线的艰巨性，矿院就是个典型。他们要把矿院的斗争搞到刘、邓路线上来，步矿院的一些只不过是些小丑（笑）不必对他们费那么大力气，有人提出要材料，我说材料都在你们这，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，都是刘邓路线搞的，如果把各个学校材料写出来是一部很惊险的小说。如清华就是王光美去的，五十天就死了三个人，王光美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个资产阶级分子，她是清华文化大革命的幕后指挥。你们看过刘少奇和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片吗？（看过）你们再看，那才是大毒草，把我们国家的人的面子都丢光了，丑态毕露，带着项圈，印着那牌子，看不下去。那样还不变质啊！早就变质了。这样的人为什么能来清华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？光凭这个金项链就不能搞革命。你们不是很会写文章吗？批判一下这棵大毒草。

他们是一小撮，我们很藐视他们，有毛主席领导，我们只用一个小指头，就可以把他推翻，但我们在同他斗争时，要重视他，因为他们还有那么一小撮，听说你们这里还有秋后补账派。

王佐良是文革付组长，但他不是执行无产阶级路线，他做的很多事情，文革小组不知道。伯达同志要我和关锋同志去考验这个人，所

以我把他讲一下。你们这里还有很多人起义嘛！叛徒嘛！我说这是革命同志，这是对资产阶级的背叛，如果说叛徒，刘、邓一小撮人才是真正的叛徒。我看你们不要怕秋后算账，（不怕！）账是要算的，我们现在就算，他们是白天梦想和我们算账的，他们巴不得有一天再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，重新把我们打成叛徒，反革命，他们在作威作福，秋后算账就是反攻倒算，秋后算账，我们的账多了，有的还把账本藏在地下，天花板上，我看不怕，干革命还怕这一点！

清华大学井冈山印

北京师范大学战斗队翻印

1966.12.27.